

乔治·佩顿博士，圣经翻译，第 18 节， 未知的想法，第 2 部分

© 2025 George Payt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 18 节课，未知的想法，第 2 部分。

我们继续之前关于如何翻译未知想法的讨论。这些是圣经中出现或存在的东西，或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中的事物，但不存在于我们翻译对象的文化、世界或语言中，所以上次我们讨论了不同类型的事物，我建议你看那个视频。

我们正在研究这一点，并继续研究其他一些难以翻译的未知概念。第一个是圣经中的名字。你如何翻译这些人名或地名？它们可能是城市，也可能是地理位置，如死海、加利利海或约旦河。

我们如何翻译它们？最常见的方法是，因为这些是人名或地名，所以通常我们不翻译它们。我们音译它们，也就是说，我们从原始语言中取出单词，然后使用我们翻译目标语言时所用的发音来表达和写出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是在抄袭全世界。

这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圣经中的名字通常很难发音。有些名字比较容易发音。Yesu 就比较容易发音。

创世记 12、13、14 章中的一些名字，特别是 14 章，所有这些国王的名字，基大老玛等等。是的，那么我们如何翻译？我们如何音译？因此，挑战在于如何在目标语言中反映这一点。因此，我们尝试使用目标语言中存在的声音。

奥尔玛语中有一些英语中没有的声音，斯瓦希里语中也没有类似的声音。所以当把奥尔玛语中的一个单词翻译成英语时，这些声音就会消失，所以他们只使用与奥尔玛语单词最接近的对应词。那么，奥尔玛语呢？嗯，他们没有 V。所以，最接近 V 的发音是 F。对吗？两者都是用嘴唇发的。

因此，他们会取一个斯瓦希里语单词，比如 vita，意思是战争，他们会说 vita。好吧，他们没有 Z。所以，零这个词，他们会说 zero。他们就是没有这个单词。

所以，他们使用最接近的语言。所以这是可用的，并且与圣经语言的声音最接近。好的，下面是一些例子。

我们在这里描述的相同过程也适用于将一个单词从一种语言借用到另一种语言的情况。好的，从希腊语到英语。希腊语单词apostolos。

你们中有多少人 12 apostoloi？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是 12 个使徒，对吧？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有人把它转过来了。基本上，这些字母尽可能接近。

那么使徒，那么如何将使徒变为复数呢？添加一个 S，就像添加其他单词 apostles 一样。而在希腊语中，他们说apostolos是单数。Apostoloi是复数。

batidzo呢？Batidzo不知怎么就被洗礼了。所以ba ba。

P 不知从哪儿掉出来了，或者 P 不知从哪儿加进来了。其实，是 bap- tid -zo 吗？可能是 bap- tid -zo。抱歉。

因此，希腊字母那边应该有一个 P。但是 DZ 呢？我们可以说 bap- tid -zo。我们有 D，也有 Z，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些组合在一起似乎不起作用。

所以，他们删除了其中的 D 部分，保留了 Z，这样你就受洗了。好的。将英语翻译成斯瓦希里语。

这一点很有趣。它们没有辅音连缀。它们在单词开头或音节开头没有两个辅音连在一起。

所以，他们必须在中间添加一个元音，然后以某种方式调整元音。然后你得到的是 E，而不是 I。所以，司机，干吧。

所以，da-da 就是你获得 DER 的方式，然后元音对他们来说听起来更平滑，可以发出 day-ray- va 的声音，而且他们没有 R 音。大多数语言没有 R 音，比如公鸡的 R 音。他们没有。

所以，它听起来像 A。有点像在波士顿，他们说 fah-da。Kah。是的，把 kai 打包放在院子里。

没错。所以R 变成 ah。太好了。

所以，你得到了 day-ray- va. 医院。他们说 ho- spi -ta-lee 是因为每个动词，对不起，每个名词都以元音结尾。

它必须以某种元音结尾，所以他们在结尾处添加了一个元音，使其符合语言的发音。好吧，那么圣经中的一些单词呢？顺便说一下，从英语，实际上是通过希腊语，进入斯瓦希里语？所以，你有名字Jesus 。我们有耶稣，对吧？从希腊语来看，它是 ea-sus ，开头有一个字母 I，而在希伯来语中，它是ya 。

它是一个实际的 Y。所以是yesus 。但实际上是 Yeshua。所以，这是 Yeshua 一词的排列。

所以， J 和 Y 是连在一起的。比如德国人，他们说ya -ah，但他们写成 JA。好吧，所以 Y 在那里，但他们用字母 J 来表示。我不确定 Jesus 这个词的其余部分是如何从希腊语中衍生出来的，德语和英语都是日耳曼语。

所以，不知何故，那里有日耳曼语。不太清楚为什么。斯瓦希里语？是的。

和希腊语形式yesus非常相似。他们只是去掉了最后一个 S，就得到了yesu 。在世界很多地方，他们都说yesu 。

耶路撒冷。所以，JY 是ya ， ru-sa-lem ，他们在末尾加了一个 U ，因为它必须以元音结尾。拿撒勒。

所以他们有 R，只是开头没有 R，也就是 R 音。听起来像西班牙语中的 R，就像ara中的 R。所以是na -za-re- ti 。

因此TH 被去掉，只剩下 T。所以它仍然是 T。TH 在嘴里闭合。Nazareth- t i。同样，我们在末尾添加了一个 I。

这些是寻找用另一种语言书写的方法的过程。源语言中与目标语言最接近的对应声音是什么？声音或声音。好的。

所以这是需要做的第一步，因为正如我所说，这些都是特定的历史人物和地点，我们不会翻译它们。我们音译。然而，有时这些人和这些地方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犹大支派。那么，犹大是一个人的名字吗？还是一个支派的名字？答案是肯定的。两者都是。

好的。一种地理。所以如果你说加利利，那是湖的名字，还是该地区的名字？两者都是。

这个湖的名字来自该地区。那么，它是一个城镇吗？它是一个地区吗？我们有犹大部落，我们有犹大地区。好的。

因此，我们需要某种桥梁来提示人们这个抽象名词代表什么。好的，在音译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添加与专有名词对应的单词来建立桥梁，以便阅读它的人了解这个指称是什么。所以，马可福音 1 10。

如果不加黑体字的话，听起来是这样的。当时，耶稣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在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好的。

建造一座桥梁，我们说拿撒勒镇，加利利地区，或加利利地区，约翰在约旦河或约旦河施洗。我们是在向文本添加信息吗？不，它就在那里。它已经在那里了。

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和真实的地方。我们所做的就是建造那座桥梁。让我们看看另一节经文。

这个有点复杂。你们有祸了。这节经文来自马太福音 11:21。

耶稣正在咒骂这些名字。祸哉，哥拉汛。祸哉，伯赛大。

因为如果你们那里也发生过奇迹，那么在泰尔和西顿，他们早就悔改了。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哥拉汛是什么？这是一个地名。这是一座城市。

伯赛大是耶路撒冷郊外的一座小镇。我相信，泰尔和西顿是如今黎巴嫩境内的城市。但有一个问题。

这其实是拟人化的。耶稣是在诅咒这些城市吗？不是。因为经文上说，他们会悔改。

谁会悔改？同样，这些都是信息上的空白，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然后才能传达这些信息。好吧，哥拉汛除了是拟人化之外，也是我们谈到的部分-整体代表，它代表其他东西，而不是它自己。这是一个转喻，好吗？它代表住在哥拉汛的人和住在伯赛大的人。

所以你们要说，你们这些来自哥拉汛城的人，你们这些来自伯赛大城的人，如果在你们身上发生的奇迹发生在推罗，推罗城，或者推罗人和西顿人中间，你们可以判断，你们想在哪里添加来自城的人，来自城的人，来自推罗和西顿城的人会是一条捷径。那些住在推罗和西顿的人早就相信了。他们相信所花的时间会比你们相信所花的时间少。

这非常复杂。因此，我们翻译了名称，然后我们又翻译了联想，我们得到的修辞手法，我们得到的隐含信息是这些是城镇，我们在文本中的某个地方添加了这一点，这样整个事情就会变成你们哥拉汛城的人有祸了，等等。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更清楚。

记住我们说过的话：我们的目标是有效沟通。如果有办法消除障碍，那么让我们消除障碍。这是我们能够消除的障碍之一。

而且，这并不是对文本的篡改。它并没有降低文本的准确性。事实上，它甚至使文本更加准确，因为它传达的信息更加清晰。

当它无法传达任何信息时，这是最后的选择。如果我们没有其他选择，那么我们就按字面意思翻译，然后就不管了。但如果有可能，那就去做吧。

再说一遍，我们不想给读者施加过重的负担，让他们读了却搞不清楚文章在说什么。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放弃。他们会放弃。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他们能理解圣经，我们希望圣经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好吧，除了圣经中的名字，另一个是重量和尺寸。

这取决于重量。这取决于我们有哪些选择。这些只是建议。

这些都不是硬性规定。你应该这样做。好的。

因此，我们必须看看测量单位是什么，圣经中提到的数量是多少，以及这在当今世界相当于什么。我们可以使用圣经词典。我们可以使用其他资源、评论和翻译注释。有时，你会发现一个参考资料会说，哦，一肘等于 18 英寸。

另一个人会说，嗯，一肘尺等于 20 英寸。另一个人会说一肘尺等于 18 到 24 英寸。所以，你并不总是能得到直接的答案。

例如，肘尺、舍客勒、手气息、寻，有时是量度，有时什么也没有，就像《路得记》第 3 章中，她在波阿斯的打谷场上过夜，然后波阿斯给了她一些谷物，经文说他给了她三粒麦子。经文并没有真正说量度。经文并没有说那里没有名词。

只有三个。所以我们得猜一下，好吧，一共有多少个？好吧。

所以，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词是什么？测量方法是什么？然后数量是多少？然后，一旦我们得到了这个数量，我们就可以在目标语言中使用一个接近相同数量的术语。如果你有一个像谢克尔这样的词，或者让我们说 denarius, denarius 可能比谢克尔更常见，那么你每次可能都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你不会在一本书中以一种方式使用它，而在另一本书中以另一种方式使用它。

好的，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创世记 6:15，方舟的长度是 300 肘尺，宽度是 50 肘尺，高度是 30 肘尺。同样，一肘尺是多少？所以有些翻译使用英尺，有些使用码。其他所有翻译都认为 450 英尺是一肘尺，它们都从一肘尺的长度开始。

所以，如果是 300 肘尺，1 肘尺等于 18 英寸，也就是 1.5 英尺，300 乘以 1.5 等于 450，所以他们得出了结果。所以，长度大约是 450 英尺，宽度和高度如下。好的。

Orma 中其实有一个词与肘尺完全对应。肘尺是人的手臂从肘部到指尖的长度。Ormas 中，当他们量出一些东西时，会说，我给你一段长度的布，我会把它剪下来，然后卖给你你要买的那一部分。

他们会这样说，那是一，那样，那是二，那样，那是三。我见过他们这样做。它已经在那里了，而且非常接近。

我们不必量化男人手臂的确切尺寸，或者，你知道，因为手臂各不相同，不同的人手臂有长有短。但它确实很好地近似了圣经文本所说的内容。换句话说，dun-dun。

所以，它的长度是 300 盾墩，宽度是 50 盾墩，高度是 30 盾墩。换句话说，从地面往上算。好的。

另一个。我说的是夏甲和她的儿子以实玛利被赶走。她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离他大约一箭之遥。

抱歉，弓箭射程是多少？好吧，一个人能射多远？现在，这些不是你在体育用品商店买到的超高功率复合弓。它可能只是一把普通的弓箭和一根树枝，然后……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就说它大约是 50 码。那么，你如何用像 Orma 这样的语言来表达 50 码呢？嗯，一码相当于你迈出一步能走多远。

好吧，大概是三英尺或三英尺多一点。奥尔马人身材高大，所以他们的步子比我的要长一点。他们其实有一个词来表示步子，那就是“taraku”。

所以他们使用taraku这个词，我们在《创世纪》中也用过这个词。她离男孩有 50 个taraku 。这样行得通吗？是的，效果很好。

所以，我们使用了一个非常接近的 Orma 词，它很贴切，很容易理解，然后他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好吧，如果我走 50 码，我就会在那里。好吧，这就是她离儿子的距离。好吧。

约翰福音 2.6 有六口石缸，每口有两三斗。液体的斗量和干的斗量有什么不同吗？是的，可能吧。它们可能很接近，但没关系。

我们的圣经研究表明，一量杯液体大约等于 10 加仑。所以，你在一些译本中读到它是 20 到 30 加仑。这够接近吗？当然。

它准确吗？不，但不需要准确。因为我们试图在脑海中描绘一幅画面。我们试图给出这样的想法：这就是这些水罐中有多少液体。

好的，Orma。他们有debe这个词。Debe 是一种水容器。

在英语中，我们会说 a jerry can。这不是美国人常用的词，但它是一种水容器，你可以在商店买到 jerry can。所以，我们称一个 jerry can 为 5 加仑，好吗？如果一个量度是 10 加仑，那是多少个 jerry can？两个，对吧？所以，那将是四到六个debe或四到六个 jerry can。

所以，她们可以想象，因为每天女士们都会带着债务去井边，把水灌满，放在头上，然后带着水回家。早上，她们和其他女士一起去打水。晚上，她们和其他女士一起去打水。

因此， debe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见东西。可能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知道debe的大致数量，好吗？因此，在这方面，使用debe这个词可以让我们非常接近地估计液体的量，也就是他们放入这些罐子里的水的量。好的。

对于重量的换算，公斤可能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计量单位之一。我认为在美国，甚至有时在美国，每个人都使用公斤。我们谈论公斤这个，公斤那个。

有人告诉你，在飞机上你可以托运 20 公斤的行李箱。从技术上讲，公斤是质量单位，而不是重量单位。但如果没有必要，我们不要吹毛求疵。

因此，要翻译重量，其中一个选择是使用公斤进行翻译。好的，约翰 1939 年，尼哥底母买了香料来为耶稣涂防腐剂，重达 100 升。它听起来几乎像“升”这个词，但并不完全一样。

根据《圣经》记载，一升等于 325 克。所以一百升等于 32.5 公斤。这可是一大堆香料啊。

那就像是一个装满香料的沉重手提箱。所以我们可以说尼哥底母买了重达 32 公斤的香料一路程距离。

这是个小技巧。他们可能很难用目标语言反映《圣经》中描述的距离。所以如果他们习惯使用公里并以公里为单位思考，那么你可以使用公里。

这可能是将圣经中的距离转换为现代用法的最直接方法。然而，并非所有文化都以公里为单位。因为他们可能不开车。

我和坦桑尼亚一个城镇的一名男子聊天，我们当时住在那里。我说，你住在哪里？他说我住在城外。我说，那么，有多远？他说，哦，大约 40 美分。对不起，什么？他没有车，所以他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比如，1 到 5 公里的距离是 10 美分，5 到 15 公里的距离是 10 美分，或者其他什么。他们心里都清楚。每个人都知道谁乘坐这些公共交通工具。

因此，他们可以告诉你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 40 美分。他们说住的地方相当于乘坐一辆丛林出租车从这里到那里的路程。因此，这种沟通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完全没有概念。如果他们是像奥尔玛人那样的步行社会，那我们就在灌木丛里。那里没有车辆。

我是镇上唯一的车辆。他们到处都是步行。所以，他们是一个步行社会。

你如何向步行社会传达这个概念？或者向那个社会传达这些圣经般的距离？你可以说，哦，距离那么远。问题是，当我们第一次到达那里时，没有人注意。他们没有在几分钟内思考。

比如，如果我在内罗毕，我的朋友会问我，你的村庄离这里有多远？我会说开车 12 小时。好吧，他们有个概念。他们在灌木丛中开车。

我在丛林中开车。他们有时间观念。当你和没有钟表的人一起工作时，他们就没有时间说，哦，这是 10 分钟的步行，或者这是 2 小时的步行，或者这是一整天的步行。

那么，你会怎么做？好吧，使徒行传 1:12 是安息日的步行距离。所以我们被告知这是 2000 肘的距离。

我不确定他们为什么用肘尺来测量地面上的直线物体，但事实就是如此。好吧，一肘尺又是 1.5 英尺。所以，两肘尺就是三英尺。

再次强调，三英尺大约等于一码。因此，一步等于两肘尺。因此，2,000 肘尺，除以二，得到 1,000 步。

因此，在 Orma 中，我们会说大约 1,000 taraku，这与我们以前使用的词相同。因此，人们可以更好地沟通，他们离家一千步远，不能走得更远。所以，他们总是保持在这个距离内。

我没有谈论测量小东西，但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样，你正在尝试使用文化上常见的测量方法。就像我说的，他们有 dundun 来测量类似的东西。

他们还会说，如果你有长度为一英尺或更短的东西，他们会从这里到这里测量，然后这样说，一，二。所以，他们会说是一手、两手或三手。另一个问题是，当他们没有像卷尺那样的东西时，文化会用什么。

他们不以英尺为单位思考，也不以英寸为单位思考。在坦桑尼亚的 Bungu 语中，他们是渔民。

所以，圣经里有“英寻”这个词。水深多少英寻？水有多深？水深多少英寻？你知道，保罗在船遇难时，他们测量了水深，他们知道距离是多少英寻。所以我问这个人，你们测量深度时，用什么尺度？他说，嗯，你说人。

抱歉，再说一遍？你是什么意思？他说，嗯，从这个指尖到这个指尖，就是你的翼展。所以他们做的是拿一根绳子，对吧，然后把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压在一块石头上。他们把石头扔进去。

水深能容纳多少人？真有趣。人类是如此聪明和富有创造力。我们利用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来管理、处理和与我们的世界互动。

所以，我们尝试使用这些东西。同样，对于短距离，你没有卷尺。你知道，对于马来说，表达方式是马有多高？为什么我们说手？好吧，如果你认为你在狂野的西部，没有人有卷尺。

来吧。对吧？然后你把手放在马腿上。这是，比方说，那是蹄子，这是一只手，然后这是另一只手，这是另一只手，这是另一只手。

所以，一手就是一个人手的宽度。现在，他们总是只测量马的肩膀，而不是头部。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骑上马时，你就停在那里。

你不能再高了。对吧？但他们不会这样测量马的侧面。他们只是说这匹马有 16 掌高或 14 掌高。

因此，我们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或者至少我们过去一直这样做，他们仍然谈论马的高度是握在手中。因此，我们将使用文化中常见的方法来测量我们谈论的物品，并尝试获得近似值。同样，我们不必精确。

我们谁也不知道肘尺或谢克尔是多久以前的货币。货币兑换的困难在于，一旦你选择了一种特定的货币，这种货币在一段时间内会很准确，但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开始贬值了。我小时候，割草生意很多，所以我会去加油站买一罐汽油，当时是 25 美分、35 美分、40 美分或 50 美分。

所以，如果我说，是的，我给你 50 美分买一加仑汽油，那就像，是的，但你差得太远了，伙计。你需要乘以多少？多少？六？是的，加州汽油每加仑超过 4 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大约是 2.50 美元。好吧，如果我们将加仑换算成美元，加仑的数量将保持不变，但美元的价值将发生变化。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五年或更长时间后，无论你使用什么货币，都会有所不同，那时你就没有准确的描述。挑战在于如何使用某种度量来描述这种相对价值，某种应该在几年内保持不变的测量尺度。因此，我们再次确定该特定货币的价值，今天它相当于多少美元？或者，如果我在墨西哥，我会说，相当于多少比索？在肯尼亚，我会说，相当于多少先令？然后，你可以推断出圣经中它的等价物，这样你就能了解今天的货币。

但是，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不能使用美元、比索和先令，因为它们会变化。因此，您可以选择某种已知的文化参考，给出与圣经价值相近的金额。例如，像什么？嗯，很难确定一个金额，尤其是非常非常大的金额和非常小的金额，例如寡妇的奉献。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将“毫子”一词用作货币？没有多少人。或者一分钱。或者一便士。

我的意思是英镑。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即使你今天不能用便士买任何东西，你也可以说那东西值五美分或两美分。

或者那个人捐了三美分。我们知道这是一笔非常小的钱。而且，只要我们还有一分硬币，它就仍然对我们有用。

在他们的文化中，哪些硬币可以相当于非常非常小的金额？在斯瓦希里语中，他们有先令的分解。先令是主要的货币单位。然后是一些由先令分解出来的小货币。

ndururu 相当于 $1/20$ 先令。1 先令相当于 25 美分。所以不算多。

他们现在还用这个吗？如果你说，我彻底破产了。我甚至没有 ndururu。人们会说，好吧，我明白了。

你知道，我甚至没有。所以我们会说，我连两枚五分钱都没有。好吧，寡妇的捐款，她贡献的，她贡献了两分钱或什么的。

数量非常大。10,000 塔兰特。好的，我们会做到的。

但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好吧。在很多地方都行得通的一个选择就是日工资。

许多文化都有这样的观念：如果有人来你家帮你做事，而且基本上工作一整天，不管他们是否计算小时数，他们早上开始工作，下午回家，你可能会给他们固定的工资。在德克萨斯州，每小时大约 10 美元。八小时，每天 80 美元。

但我们不需要说每天 80 美元。我们只说一天的工资。这是临时工一天的工资。

好的，那么你就用它作为你的尺度来计算与圣经金额的等值。例子。顺便说一句，需要注意的是，许多这些货币金额也是重量。

所以，当你有圣殿舍客勒时，他们有一个秤，秤的两边都有上下。他们把标准金额放在一边，然后在另一边称重。所以如果这一边有舍客勒，那么这就是舍客勒，然后你必须支付等值的金额，直到平衡为止，你就支付了一舍客勒。

米娜、贝卡、加拉和塔兰特都是某种需要称重的物体，这就是标准。好的。马太福音 18:24 中有一个例子，比喻中那个不宽容的仆人。

我们可以更轻松地使用寓言，因为寓言无论如何都是说明性的。所以，他欠主人 10,000 塔兰特。一塔兰特是多少？一塔兰特相当于 6,000 迪纳里。

一第纳尔相当于一天的工作量。所以，这相当于 6,000 个工作日。对吧？所以这是一塔兰特。

那 10,000 塔兰特呢？这相当于 150 年。我们甚至无法想象那么高。或者大致相当于 6000 万美元。

好吧，尽管我之前说过用美元和美分来表示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如果你告诉某人他欠他的主人 6000 万美元，那不需要准确。我们明白了。这是一笔巨款，没有人能够偿还。

所以，它确实表达了要点。在这些寓言中，在这种夸张的过度夸张中，6000 万美元可能就够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英语使用者，如果我听到这个，它可能听起来比 15 万年的工资更好。

是的，我们明白了。好吧。所以，他欠主人 6000 万美元。

另一个欠被赦免的人的人欠了 100 迪纳厄斯。同样，1 迪纳厄斯是一天的工资。所以100迪纳厄斯是 100 天，大约是一个月，大约三个月。

三个月，略多于三个月。所以，相当于说他欠他三个月的工资。或者你三个月能赚到的钱。

好的，结论。因此，翻译这些重量、尺寸和货币的目的是使用人们熟悉的术语，以便他们能够在脑海中想象和描绘圣经中提到的金额。准确或精确并不重要，但如果接近，它仍然有效。

这给了他们一个想法。如果沟通真的非常困难，或者你想使用一个特定的词，但你不希望每次在圣经中使用它时都用很长的解释，该怎么办？所以，天赋。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是几百年或类似的数字。好的。这就是我们可用的副文本信息被放在脚注中的地方。

在词汇表中解释一下。在脚注中提到它，并说，告诉某人去词汇表中看看。一塔兰特是多少？一塔兰特就是这么多。

然后，你甚至可以引用提到才干的经文。所以，你可以说，那些得到十个才干、五个才干、一个才干的仆人，这就是大概的数目。因此，使用我们讨论过的副文本信息确实有助于文本本身保持简短和简洁，而不会因为过多的额外解释而负担过重，同时进行充分的沟通，以便充分填补沟通空白，让人们能够获取这些信息。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 18 节，未知的想法，第 2 部分。